

新開

新開

新開民主編

第三卷

本期內容

只有心一意民族的高
唯德民族
民族
.....

老淚縱橫話詩局.....

西曆和平之爭.....

建立和平民主統一戰線.....

向和平學問.....

——學理學後之六

抗爭的爭益（政治學問）.....

紀念的戰鬥.....

——魯迅先生十年祭

山村雜記.....

贈

5

第三十五卷十月十九日出版



南京圖書館藏
CHINA

路的一心一意只

決問題，這在全世界的政治生活，社會生活中，都是如此，中國決不能例外。我老早就說過兩句肯定的話，來標定全世界與中國的政治方向，是：「全世界只能走和平民主的路，全中國也只能走和平民主的路，」此外無路可走，有之亦是死路、絕道。

中國和平民主的路，已有政府會議五大決議案為之奠基，因之中國和平民主的路，也就是政治的路，遵循政治的民主法統。在政治法統之下，不許片面召開國大，不許採用五五憲草，不許爭奪憲法的辦法改組政府，不許爭奪國會的辦法整編軍隊。

如果走政治的路，遵循政治的民主法統來組織政府，來召開國大，來通過民主憲草，來整軍，來復員，一切都順利，一切都好辦，否則不要說打了個勝仗，打下了張家口（打下了張家口是說就算打了勝仗，還是一個大疑問），不能解決問題，就是打了平安，把共產黨消滅了（是說能消滅共產黨更是一個大疑問，更說說不能的），也不能解決問題。因為全世界問題，全中國問題，都雖然不是什麼單純的美蘇之爭，國共之爭，而是一個民主與非民主之爭。

此次政府當局打下了張家口，即緊接着來一次國大召集會，本月（十月）十五日重慶大報

社評，以「為國民大會設想」為題，說：「這是很欠斟酌的」，一點不錯，這條路下去，只有使中國從軍事的分裂走向政治的分裂，政府堅持內戰，獨我的企圖，也決無出路。（請參看本刊本期郭初民先生「老淚縱橫話時局」一文）

同日大公報南京十四日發加急專電：「確思政府為求取和平，重新決定對時局之態度，即政府可以接受第三方面之意見下停戰令，然後召開軍事三人小組會議，討論軍事上的問題，并開五人非正式小組會議，商議改組國府委員會問題，憲法草案問題，決以政協憲草為本，提出國大

由於法西斯反動派的加強統治，許多青年朋友因「思想問題」而被踢出了職業圈外，整日窮於街頭。對於他們的失業，只是稍稍關心社會問題的人，是一定會寄予莫大的同情。

這些失業的朋友，如果對於職業有正確的認識，也並不是完全沒有出路（特別是文化水平相當高的人），許多邊遠縣份的文化遺棄地，都急切等待着人們去開墾，只要能夠找到一點人事上的線索，問題就很有可能解決的。可是，有的朋友却以為：一、離開文化的城市而到那偏僻的鄉下，住上一年半載，自己也許會變成土包子；二、那裏的待遇又極低微，餓乎不及兒的

三四分之一；（也許還有三、四、五……）於是決定不去，寧願在這大城市裏度虛度虛的借債的生涯。

如果我們指摘說這個人主義地處理問題不對，他們是一定不願的，「難道我為了充實自己提高自己而堅留在大城市裏也不對麼？」

的正確

政協憲草尚未完成，將外交憲草會議完成，然後通過政協綜合小組，以備將來提交國大。此項決定，將先由孫科告知第三方面，再由第三方面致函中共意見！」

這是不是真的要回到政治協約的路上來呢？如果是的，真是「如天之福」，「舉國蒙庇」！而且許多沒有解決的問題，也許幾十分鐘就解決了，萬一由於軍事上仍須重新部署，打了許久也還要敢一口氣，實際上一切好聽的說法都是煙霧，那倒寧的將不僅是中國人民，反倒是政府當局自己。

這不是由於我們文雅，實在過去的教訓受得太多了，不過這也怕是真的，即以「某種中國式保全「面子」之折衷方案」再來一番粉飾，不但可能，而且必需。試看太上皇的美帝國主義代理人，已在那裏指示了，中央社紐約十二日專電：「紐約時報本日社論稱：共產黨之喪失俄國，為其最慘重之失敗。美國應充分援助蔣主席，成立一種可以實現之聯合政府。馬歇爾將不回國，美國亦不撤退駐華之少數軍隊。吾人可以同時亦必將希望獲得某種中國式保全「面子」之折衷方案，最大之困難，為混合兩種相反之理想於一國民政府之中，雙方政治理想雖有最大之距離，然蔣主席實居於上層之上，彼戶作若干讓步，誠心成立一種可以實現之聯合政府，當此政府軍勝利之際，似為便此項實現之最佳機會。」

為敢一口氣以便再打，固然要不得；再來一套粉飾，仍然不能解決問題。

當前只有一心一意走政治協約的路，遵循政治的民主法統！（元）

當此只有一心一意走政治協約的路，遵循政治的民主法統！（元）

當此只有一心一意走政治協約的路，遵循政治的民主法統！（元）

視法國新憲法獲通過

據路透社巴黎十三日電：「十三日法蘭西憲法會議結果，新憲法以一百二十三萬餘票之多數，獲得法國人民的通過，結果如下：贊成者八百七十七萬四千一百零九票，反對者七百五十五萬四千七百七十票，放棄投票者，則達七百九十九萬另七十四票。據悉新國會大選舉將於十一月十日舉行。按此次新憲法係法蘭西共和國第二個憲法，自一八四〇年，法國廢除帝制，隨寇德爾貝爾的維琪政府，廢除一八七五年法蘭西第三共和國憲法以至法蘭西解放以來，法國迄無新憲法。由去年（一九四五）簽署十月大選產生的立憲會議所草擬之新憲，由於人民共和黨之反對，連今年五月五日之複決投票否決，此次則為第二個新憲草案的複決，獲決前之法國內外反對派以高舉為首，曾竭力鼓勵法國選民再次否決這個比第三共和國憲法較為民主的新憲，而使法人繼續處於臨時不安狀態中，以便混水摸魚而法蘭西於反動，但此企圖業已失敗。」

法國新憲法獲得此次複決通過，此為歐洲人民又一新的勝利。法國新憲的爭點在那裏呢？一在進步的民主人士主張都應維護的權力以防止獨裁專政的出現；保守的階級份子，則深恐人民力量抬頭，反對議會一院制之規定等等。保守的階級，不僅存在於法國內部，而且有外部的反動力量更加策動。但複決的結果，是法國人民及進步的民主人士的主張獲得勝利，這固然是由於法國人民力量的強大，由於法國共產黨的戰略略略運用得宜，但其他政治上的人都有相當的

職業觀

轉不去，決不是為了待遇的優厚，那裏的特種雖然優厚，但總比這里強好呀！——他們可能這樣辯解。但他們却將無詞以答，如果我們逼問下去：「爲甚麼要充實自己而提高自己？難道不是為了爲人民服務嗎？」既是為了爲人民服務，當大城市裏不能容身的時候，爲甚麼不可以去貧遠地帶的人民服務呢？爲人民服務的含義，並沒有階級限制！只爲城市的人服務呀！何況在產業落後地區，要人民服務，儘管城市經常的領導首腦村，也要談更多的依據佔人口中絕大多數的農民的悲憤和祖國，其實，只要能與留在城市的朋友人建立密切的關係，讓經常供給文化食慾，地籍的飢渴並不能阻止我們的充實和提高的職業，不能僅僅看或個人獲取物質生活的手段，而應談國時——而且主要的：看成是爲人民服務的方法，有人民的地方，有最需要我们幫助的人民的地方，就有我們的職業。這道理極簡單，無論反動派怎樣狡詐，也不能把我們擠出職業圈外的。（星）

政治選舉，政治法律，也不能不說是一個重要的因素。目前法國的政局，顯然共產黨在共產黨、社會黨、人民共和黨三大政黨手裏。關於新憲工作，製憲委員會委員四十二人之推定，也是由上述三大政黨分配，而且軍事討論，也是根據三大政黨各自提出的憲法草案，加以折衷調劑製成，在起草的過程中，自然難免有激烈的爭辯，但制憲工作却未因此而受阻，第一次的新憲法被人民否決了，但新憲草案如期草成，再排於全國人民面前。這都是需要三大政黨的領袖人物

有充分的意見，有充分的愛國心與關心國家的已亂已濁之深，才能有此收穫。

不在此也。除憲法問題以外，在法國解放初期，法國共產黨也是有軍隊的，而且釋放巴黎就是法共領導下的人民武裝。在解放後，爲高舉及法共的大財團、大地主，和一切反動派，繼續企圖解除人民武裝，但經一企圖畢竟沒有實現，結果把人民武裝也編爲國軍，一視同仁，淪去秩序，早經恢復，從未聽說法共共產黨擁有人民武裝，就足以危害法國。在良好運動中，法蘭西也進行得最徹底，即以社會黨一黨而論，則除有好幾的黨員，就是——大批大批的毫不結果，政府處置法好尤其嚴厲，處死者近十萬人，從未聽說好而不分，不僅種種他們使能仍然藏在國家機關內，而且利用他們作爪牙來反共反人民。就是說高舉吧！雖然近來日趨趨其階級性的反動本質，成爲法國內外反動派的象徵，但在他們專門法團的納粹反維真的當時，不能不承認他是對於法共的復興有殊功偉績的，然而法國的人民一旦發覺其對於人民事業不可靠，表示不要他，他也就自然走下政治舞台，其出處的態度，也不能說不光明磊落，可憐一切死硬派魂死。再則這位領導國軍解放法國人民共和黨而又現居政府首位的皮杜蘭，也有值得稱道的所在，例如有一次有人問到他的人民共和黨前途怎樣？他說：「我要叫人民共和黨，一方面成爲一個能與共產黨鬥爭的黨，另一方面又成爲一個能與共產黨合作（或大體如此）——兩者從未聽說過要消滅共產黨，這都是值得贊賞的，也是值得效法的！新憲法二次複決通過，更值得贊賞！（星）



老淚縱橫話時局

鄧初民

天黑如墨，秋雨浙浙，正象徵着時局與國運的暗淡、險惡，在此天象人事兩無佳兆的情況之下，筆者寫此文時，真有點李不起筆來的憂鬱與悵惘了！

本月（十月）十一日國軍進佔張家口，十二日國府頒發國大召集令，接洽第三方面領袖遷來作最後調處的安排。代表便中止赴京。人們在沉重的悲憤中，畢竟失掉了最後轉和平希望，凡屬血氣之倫，在滄桑此種一連串不幸消息時，無不為國脈民命痛哭。

軍事上佔領張家口，決不是問題的解決，而是問題的更趨複雜，尤其不是內戰的結束，而是內戰的更趨擴大，甚至復雜再有一個和談局面來使便便之局鬆懈一下。

政府要保留第三方面一個調停的餘地，設然決然頒佈國大召集令，表示堅持過去「政府負責方面口口聲聲說的不管各黨派是否參加，國大總是要召開」的片面召開國民大會的決心，將更形成大局的全面破裂，即從軍事上的破裂到政治的破裂。

雖然蔣金山十三日對潘美蘭社南京訊：「消息靈通方面今日謂調停國共糾紛美方似正作最後努力……」，但如馬帥、司徒二氏，仍堅持其十月六日之新建議，即「停攻之約」（指停攻張家口的十天限期——筆者），「雙方當討論有對外抗戰的一個大題目在，所在於實行十月二日商主席發表的佈告」。

「不通他又說：『不過情況也和民國十六年國共分家不同，因為國際國內的條件，使得分裂主義者，不能不更多所顧慮，不可說像當年那樣充滿自恨地絕望一氣。』」（以上引語，均見「國府中，中共民際」）

「第二期公孫家之先聲」全面破裂能否幸免，決乎沒有。

就以分裂的國民大會來說吧，其目的不外要由國民大會通過一套便於獨裁的憲法，再根據這一套便於獨裁的憲法選舉自己獨裁者，使一黨專政、個人獨裁的事實具有法律的根據，其實，如果真獨裁者乾乾淨淨好了，用不着來這麼一套，換言之，即來了這麼一套也沒有什麼用處。這可以說

「第二期公孫家之先聲」全面破裂能否幸免，決乎沒有。

牠活之先生於其「最後的考驗」一文中，說

「只有『與各在野黨推舉相與來共同制定一部能測和各種黨派利益與感情上願望的民主憲法，使各階層人民的利益通過民主憲法的實施而得到公平合理的保障』，『國家始能處於真正統一而穩定』以後，接着用力的說：『上面一黨專制，可拿全部國民史作證明。昨晚一時的黨爭，是國民史上事一個玩應戲把戲的人，他應着謀差了一隻子的北洋軍閥和官僚作爲政治資本作着許多，假手於政治會議和御用國會來制定約法，革奪天良憲法，以獨獲垂天下人耳目，但終於是失敗了。後來曹錕又師其故智，賄選總統，草擬憲法，以圖玩弄民衆於其股掌之上，結果也失敗了。』他又說：『反對黨不能有公開的反對機會，則必被迫進行秘密的地下運動；不能進行和平的反對，則必被迫從事武力反抗；既被排斥於現政權之外，則必另立政權以進行反對政策，并進而進行其推翻其反對政權的運動；這是中共建立軍隊的客觀原因。』（以上引語，亦見「文革」第二年一期）

這就是說政府當局的内戰、獨裁政策，如不徹底放棄，連領袖協議決議，解決國事，是無論如何多步新花樣，都沒有出路的。

人民黨招致更多的災難，統治者亦終於沒有出路，這是所謂何來，這剛剛只爲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讓中國把中國當作殖民地，當作反蘇基地的範圍，造成日益鞏固的形勢條件，嚴格地說，由於中國政府當局的内戰、獨裁政策的堅持，不是獨立的、自力的、自主的，而是假手於外強——完全假手於美帝國主義的外強，使得中國已不是一個獨立國家了，已由半殖民地變成十

足的殖民地了。這決不是借口開河，試看本月六日馬司的新建議，其最後一條，「（三）停止進攻（指新建議中對於張家口停止十天的進攻——筆者），將由我（即馬歌爾自稱——筆者）與你（指司徒大英——筆者）二人宣佈之，政府與中共兩方均不作任何允諾。」這不是一件尋常的事，好多人輕輕看過了，我們知道在國際上的宣戰聲和代表國家主權的行動。因此，好多民主國家都把它一重要行動之權，在憲法上規定：須由國會通過，內閣的停戰或停止進攻命令，雖與國際上的宣戰和有關，但亦應認爲代表國家的主權行動；這種重要行動之權，一個外國人毫無客氣的說，由我與你來行使，這已把他自封爲中國的太上皇了，其這說中國不是美帝國主義在這種情況之下，你還敢說中國不是美帝國主義十足的殖民地嗎？

還有一件事，或許也是大家不注意的。舊金山十一日廣播美聯社上海訊：「自民黨決出兩項新和議，以期於十月二日政府發表之兩項最大限度之外，另換條件後，則是民衆之直接向政府提新方案，因之馬歌爾之調人地位，乃成爲一嚴重問題。若政府願以此和議之新路線進行，則現在北平由三方組成或由美方主調之軍調部，是否繼續存在；亦屬疑問。觀察家以爲若第三方面之調處，果能過馬歌爾，則軍調部勢難存在。蓋因馬歌爾所建立之和平據地，係因此新路線而運轉，但此新路線亦顯然難奏功效。」

這決不是一條什麼普通消息；要選擇消息真確，必然得出如下結論：即：中國內戰問題，經過馬歌爾的調處以後，就不容許有任何方面的新方案，尤其不能直接由政府提新方案，否則馬歌爾之調人地位，便成爲一嚴重問題。反之，政府也不繼續此和議之新路線進行，果爾，則美方只有撤退馬歌爾，撤退由美方主動之軍調部。馬歌爾如果對於中國和議問題下了諾案，則任何方面之調處，都不能過馬歌爾。這命令有了新調處，但此新調處亦顯然難奏功效。這是什麼？這就是馬歌爾具有的所謂「公斷權或仲裁權」。

這種公斷權和仲裁權的行使，也應該是代表國家主權的行動。這種代表國家主權行動之權，已掌握在一個外國人手上，這還算得是一個獨立國家嗎？這還不是美帝國主義十足的殖民地嗎？

倘此推演下去，還不僅是公斷權和仲裁權，倘若一個美國人的馬歌爾手上，而且公然開始給，又會是美帝國主義的代表人馬歌爾，叫我們內戰下去；即令是國民政府蔣主席與中共領袖毛澤東氏，自願和議，自願停戰，亦不可能，因爲這仍然是一輪過馬歌爾！呀！這也就是充分說明：中國事不能由中國人自己解決，而真由美帝國主義的代表人馬歌爾來解決。這還成何事體！這還有何話說！

攻佔張家口，片面召開國大，還遠只是中國全面破裂的開始，並不是全面破裂的終結，已陷國家於亡國滅種的境地，已陷人民（政府當局亦在內）於「馬奴隸」的命運，筆者屢文至此，真不禁老淚橫流溼透襟袖了！

幸而破裂，會更多損害全國人民及愛好和平民主人士的災難，政府當局的內戰、獨裁政策，亦無出路。總而我們敢斷言：人民的災難只是暫時的，人民的牛馬奴隸的命運是可以從災難中長大的人民力量掙脫的。只有內戰、獨裁政策，是永久的失敗，命定的失敗，不信，請拭目俟之！

建立和平民主統一戰綫

平 心

全國內戰的危險和第一黨專政的威脅，威脅了整個民族的生存。由於和平與民主的遙遙無期，除了讓人民在抗戰期間所得的一點國際聲譽與進步，更顯斷送無餘外，又使人民的經濟生命陷於自由權利遭受毒害，而更顯痛苦。國內外均可見其形勢，獨立與奴化之爭，從來未有像今天這樣，關係全國人民命運的。現在人民對於內戰與獨裁的咒罵，雖然掩蓋不住瀕瀕全滅的威脅，然而創造歷史的衝動力，究竟不是少數民衆或廣大階級。因此，這最殘酷的國民公敵也由於民力之歸，傾於修正軍，滿天天下，這他們的危險與滅亡，「平民代罪」，「輸政權」，我們不必低首俯首政治的一時權勢作用，但決不應屈服於奴才的奴才的奴才。對內以主子權勢孤獨的大小為第一的刀光劍影，由此喪失和平和平民主的自強力。「中國之命運」一書不能取於魯爾斯、李鴻章、袁世凱的孝子賢孫，而永遠決定於洪秀全、李鴻章、孫中山的百世百裔。當暴君獨夫們及其大小臣工處於極度恐怖的時候，光榮國內政局的源頭，已經不是單靠沈痛的叫聲與悲憤的詛咒所能盡消的了，唯有廣泛而有力的大眾組織行動才能對敵人的火光，掃蕩這軍全體的妖氣。這個要求之下，我們誠實全國人民把一切力量集中起來，奉獻於和平民主統一戰綫。

這和平民主統一戰綫不啻於過去的抗日統一戰綫，首先在於它是針對國內反和平民主的勢力，發動最廣大的人民力量，以爭取和平民主，反抗日軍專制；其次除黨義來說，則是要求全世界保衛和平民主的進步勢力取得密切聯絡，使中國成爲世界和平民主的堅強支柱之一；其次以前以擊退日寇爲目標的統一戰綫在任務上自有歷史的差別。與自前，今日爭取民主和平的運動與爭取獨立運動毫無分毫。我們所要求建立的統一戰綫，對內在求和平統一、民主自由，對外在求民族獨立，則無不。凡這各項宗旨的任何努力，都是我們所要求鬥爭的對象。

這統一戰綫必須包括最廣大的人口，它的主體社會基礎自然是產階級與勞動的大眾——工農，但一切被壓迫的小資產階級與一切受內

戰專制苦難的民族資產階級，乃至一部分中小地主，都可能組織成極大的同盟軍，爲和平民主統一戰綫，這些不同的社會階級之所以能夠組成共同戰綫，是有其客觀的歷史根據的。

先說產工農人來說，他們雖然在全國人口中占着很小的比例，但他們有二十餘年的光榮革命傳統，戰鬥經驗之豐富與政治領導之堅強，都不是其他階級所能及。他們對於分辯是非，區別友敵，因此一直是農民、智識份子、手工業者、貧民……的基本盟軍。而且他們當中產生了不少傑出的革命領袖與戰鬥幹部。在經濟絕望上，他們又是民族工業的主要支持者與國家工業化的決定力量。如果放棄了工人階級，任何政治民主與經濟復興的運動都將成爲空談。這一枝既勇善戰的人民解放精兵，過去曾爲反對軍閥與「安內」而戰而奮鬥，也曾爲力爭民主進步與民族解放而流血。他們的萬古長存的戰鬥精神自然決不會屬於於當前的內戰與獨裁的。今日不祇是現實生活（失業的痛苦與不自由的壓迫等）足夠激發他們是民衆的友人，誰是民衆的大敵，傳統的戰鬥歷史也不難激發他們爲和平民主而加倍奮鬥。

農工人階級有着親切的血緣的，是農民。內戰的烈燄燒燬了無數的鄉村莊，毀了，拉夫，徵糧，徵實，徵稅以及花色繁多的搜括與苛捐雜稅，把廣大農民的水平線下的生在剝削剝奪殆盡。而通過鄉村封建關係直接間接殘害農民各種賦性力量，則對農村生活選擇着強烈的以總作用，內戰更加重了這種災難。誰在此求生不得，求生不能的痛苦局面之下，農民很自然願意自相組織的流血修補，同時對獨裁政權的黨國苛政表示憤恨。他們除了與工人階級和其他階級共同攜手，爲反對內戰專制而奮鬥外，則無其他出路。此外，我們還不能忽視了一個重要因素，便是在若干地區，農民已經從土地鬥爭與一般經濟政治的改革中獲得了某些利益，這對於農民自衛隊中，至於其他地區尚未獲得土地改革利益的農民，正待爭取脫離土地束縛的釋放，而這一任務必須通過在一般的政治經濟鬥爭中，才能實現。就農民利益與封建剝削的矛盾來說，今日的反內戰鬥

制約統一。這正是與前種種符而與後者敵對的。自然，農村的社會成份進
 步城市無不更趨複雜得多。由於各種農民在農業生產關係上土地所有關係
 中所得地位自地位不同，他們分化為富農、中農、貧農（近於農業資
 產階級、中農等類），因而在經濟政治上的利害也互有矛盾。但今天這天
 烽火和封禁專制造成了農村的普遍災難，在一個災難面前，他們的階級矛
 盾，並不妨礙他們和市民民主而團結起來。

小資產階級，包括手工業者、城市貧民、官員、小商人、一般自由職業
 者、智識份子等成分，他們對於內戰破壞與一黨獨裁所產生的慘重災害特
 別具有敏銳的，由於中間具有的特殊社會性質，決定了中國小資產階級，
 較之歐美小資產階級負有更重的歷史責任，他們極少希望變化為資產階
 級，却隨時有淪於赤貧的危險。新陳的政治經濟與軍事的經濟危機使他們
 經常在朝不保夕的懸崖生涯中感到窒息。除經濟方面沒有出路外，禁令他
 們苦悶的，是政治文化的最低自由與他們相違。尤其是智識份子在這
 一方面所受到的損失是無可計量的，作爲民族的救星領袖，他們竟在不能忍
 受政治壓迫所加於他們的痛苦，和他們被壓迫的青年學生、學生的社會
 成份極複雜，不能一概列入小資產階級，想他們之中的多數無疑是屬於
 這一階級。這層階級他們表示共鳴，因此，在歷次民主黨派運動中，他們連
 同廣大青年學生始終起着召喚與推動的作用。愈來愈廣的國內現實刺激了
 他們的政治熱情，真正義感躍，一向對政治不十分感到興趣的學者教授甚
 人作家，今日也似着滿腔憤慨，衝向民主的旗幟前線，爲人民而吶喊，而搏
 鬥，這就說明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潘光旦、陳延
 炯伯、魯東、周建人、洪深、傅佛西、張翠年、劉王立明、潘光旦、陳延
 炯、陶實航、歐仁、范文瀾、陳學昭諸君爲什麼成爲民族所憎恨人所喜
 的民衆代言人與民主工作者，同時也說明了，「開二君被刺後爲什麼引起
 了全國知識份子青年學生的普遍悲憤。飲水思源，我們實在不得不感謝歐
 亞兩洲的英君及其大小臣工，要不是他們熱心關懷，勇於內戰，中國民主陣
 線哪來這「總實實，衝向人民解放陣線的光芒？天下事有弊必有利，專
 制與肉體殘殺的嚴刑峻法，君們惡目的副產品，我總想是前仆後繼的牙
 主英雄與革命鬥士，以子之罪，攻子之罪，不是便合乎歷史更趨前進嗎？」

；爭戰以戰，殺人愈廣（「孟子」）之日，除掉那些反黨「專橫專制」
 強取富貴利祿的戰爭寵兒以外，絕大多數的官兵從內戰與專制所心願身受
 的，是無盡的痛楚與痛苦。還有可怕的死傷之災，隨時在向他們
 襲來。他們和軍界小民本是同根同生，享有深長的連枝之誼。當風雨晦冥
 之日或雪月交輝之夜，教他們如何不跟父老親朋及平時常遇到故鄉的妻
 妻兒同胞手足？教他們的淚如何不跟父老親朋及平時常遇到故鄉的妻
 妻兒同胞手足？而唯獨當心的人民流離顛沛，嗷嗷待哺的悲慘景象，又教他們如何不
 要心碎，全國之哀痛（「毛詩小雅南山之什五日」）呢？現在雖然
 有種種力量在強調將士「用命」，這就是武力的壓力與文的欺騙。但如
 果一旦軍事遭逢重大挫折，軍事實力消耗過重，「卒伍」（「非子」）
 必趨於零（「生活條件日形困苦，以非人願所能忍受，再加上對上層
 辦事政治影響不斷深入，士官政治覺醒日趨明顯，因得過不平，制度
 不公所誘發的各派軍隊的矛盾與對峙日形擴大，即使再增派文武將領至千
 百餘，更難繁榮軍心，敵將士爲少數英雄者的雙功偉烈，禍害烈，不斷致命
 ，軍憤除了奇蹟出現，也無能爲力吧。輪流再一應及退伍官兵的哀哀無告
 ，與憤憤不平的憤慨，就更不能預見這武力的統一集團的內外危機了。說
 是「鼓」亂王師能納「聚散紛紜，恭徹那排，」（「漢書匈奴傳」），恐怕連軍
 軍權，威震天下的「精銳之士」（「齊威王傳」）則亦有解纜之士，不三心之
 臣，侯又王了！今之所謂之士（「史記廉頗趙世家」）豈不保父，豈不保身（「
 語不約」）。然而每讀「我甘祖西，塗於五野」，豈不保父，豈不保身（「
 毛詩小雅谷風之什小雅」）（「不遇答」）（「不遇答」）（「不遇答」）
 的古詩與「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老子道德經）的警
 言，我們又不禁涕零如雨（「小雅」）也缺少自信吧。既然「戰國」大軍並
 無必要之望，那末，一般「愛心強烈，戰戰兢兢，……王事靡盬，不遘啓
 戎」（「秦穆公」）（「史記廉頗趙世家」）於憤慨之餘，便不「倒戈
 攻後」（「秦穆公」），也很可能乘甲曳兵（「孟子」），他們遲早要成爲人民反
 對專制與民主之友，又何足難怪呢？

再就民族資產階級來說，他們之中除了那些與買辦經濟官做資本有依
 據的上層份子（買辦與大商賈之類）而外，在烽火漫天苛政如虎的亂離之
 世，多數是「憂心忡忡」，「不遇答」，國家主權的漸漸淪喪，舶來
 商品的猛烈傾銷，外國資本的相繼剝削，官做資本的日益猖狂，貪污政府
 的剝削，苛重捐稅的負擔，資本缺乏，利息繁重，原料恐慌，動力不足，
 物價高漲，或本日益，交通阻滯，市場縮小……凡此等莫不受到內戰災害
 與戰敗淪亡之憂，他們的苦悶無可言說，祇得日趨消沉，不敢有所作爲。

真假和平之爭

假和平的雙面面目

辛 濤

索斯屈和，國聯上最著名的好戰份子就是美英。特別是美國帝國主義者及其政客。在不久以前，有些帝國主義者及其政客是一直在叫喊着戰爭的。但曾幾何時，蘇斯大總統赫勒爾頓後，把他們對戰爭的叫聲打得體無完膚以後，他們却又轉過頭來高唱和平了。杜魯門、貝魯斯、貝文、艾森豪爾等，就是這次轉變中的代表者。

但這是不是說他們從此就決心洗手「放下屠刀」了呢？不，決不是的。他們的詞兒雖變了，但他們的高昂並未改變，他們所做所為，仍然是在在在在把世界引向戰爭。

在和平會中，他們仍然買著一張強迫別人接受自己的意見的橋樑作風。最近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關於多瑙河問題與的港問題的討論，多瑙河是蘇、捷、保、南、捷五國的公河，正如萊茵河是德、法、荷、比、瑞五國的公河一樣，別國本無權染指，但英美却不管股河沿岸國家的反對，硬以不簽署和約相威脅，強迫和會通過將該河交由國際共管，這英美插足於其間，企圖日後通過經濟關係來轉變東歐現有的政治形態。的港按照「法國線」來劃界，本已違反民族自決的精神，現在他們又企圖在的港自由區法制中，剝奪人民和人民議會的權利，擴大總督「保外人」的權限，使他們日後可以通過對總督的控訴，把整個自由區變成他們的殖民地。蘇聯要求英美軍隊在和約生效後二十天內撤離該區的提議的被否決，就是在英美「同一企圖」之下產生的。

在國際軍事法庭上，美國又公開庇護臭名遠播的法西斯組織和法西斯頭子。在戰犯的判決書中，竟宣佈德國的內閣、國防部和海軍部長與戰爭罪無關，並宣佈巴本、沙赫特、佛利三人無罪，兩要三人恰恰就是德國內閣大臣（巴本），財政大臣（沙赫特），精彩的組織者（佛利）的代表人。

在前歐國的佔領區，他們除了仍然繼續扶植各佔領區的反動勢力以謀取人民的力量，以達到把佔領區變為他們的附屬地和反蘇基地以外，最近為了「同一目的」，在的港，他們甚至不惜勒令解散法西的組織，另一方面又欺詐法西所屬的德法已聯盟軍政府同意出示威運動，並高呼法西新口號，行法西斯敬禮，在濟南，他們甚至不惜流血洗滌南的和平村莊，與要求民主獨立的前南人民直接開戰。這一戰爭現在在擴大中。

在非前歐國領土內，他們為了達到他們在前歐國領土內的同樣目的，他們又在「保護」和「忠告」等藉口下，把自己的軍隊大量的開進去，幫助這些國家的反動派去屠殺人民。中、非、葡、伊、印、印尼等國的不僅是內戰的繼續，而且擴大，就是在他們這種非法陸軍之下產生的。

一些，就是英美帝國主義者及其政客在歌唱「和平」以後，所表現出來的事實的準準大者。你看：就在這些事實中，有那一件是含有和平的種子呢？假如說要把它算作和平，那也只是奴隸

然而現實的苦難又扼殺他們喘不過氣來，不得不繼續呼籲。最近上海工潮罷工的赴京重慶中小工廠聯合會的宣言，以至歷次遼川工廠聯合會的要求，廣州地方工業團體的「泣訴」，上海機製工業聯合會的呼籲，無一不全部以局部反動民族工業的散產危殆與工業家的慘狀為辭。顯然，即在中華民族階級之間，也有着明顯的政治經濟見解的分歧。特別成問題的足少數反動份子以外，一般資產階級對於上述的歧視始終牢不可破。然而兩點都不妨礙其資產階級的解放力量與人民改革運動彼此呼應聯絡的趨勢是說，他們可能條件地充當工人農小資產階級內戰的新的盟友，問題是在於和平民主統一戰線的組成部分不放棄對這個盟軍的批評，防止他們中途動搖；而開明企業家應適應上述的法則，與工人、農民、智識份子、學生、唐員、手工業者、小商人、農民等為一個共同的陣線爭奪

最後，就要輪到中小地主參和和平民主統一的可能性了。無怪說：中小地主是寄食農民的汗的，由於他們很貧賤，屢屢有若難以租種的矛盾，使他們對於經濟政治的進步運動時常發生對立地位。然而以內戰運動與反帝鬥爭的結合，恰是一個大障礙，足以把許多利害不同的社會成份溶於一體。中小地主不能長期忍受刀狂之災與苛政之苦，他們暫時與其他階級尋求和平，稍舒喘息，並非不可思議的事，不過，他們是避不起烈火戰線的，他們傾向於和平戰爭，而依仗地主則難。構成戰線前進的進步盟友雖然不會吝惜對他們的歡迎之忱，但決不能容許他們搖動戰線的主要方輿與基本綱領。

既然要求和平與民主的力量是如此廣泛而生動，我們就沒有理由否認和平民主統一戰線不容忽視上具備了充足的成立條件。到現在為止，各種跡象指出了「假線」是在開始萌動之中，但可惜尚未成長為廣大人民自覺的全國性的組織的統一戰線。這理由是很易明白的。反人民反民主的暴

最近表現得尤其明顯。

在新民主主義國家裏，人民本早已預定了政權... 立法手續，所以並未離開。為了鞏固這種既成的政權，因此有波、羅、保各國民主黨紛紛組成選舉聯盟，來迎接行將到來的大選。有保加利亞新民主主義黨法的公佈，有捷克斯拉夫國權維護民會憲章憲法，有法國人民黨通過內務部黨，社會黨、人民黨和聖三大黨所起草的憲法草案鬥爭。有伊爾政府不贊反對勢力在英帝國主義下實行政變，仍然如期選舉國會。瑞典新民主主義化的聲望驟然，但在九月間在市議會選舉中，瑞典共產黨政府黨，增加了自己的議席，黨員亦由四〇年一萬餘人增至本年六月已五萬人。這一形勢，對於瑞典的更加新民主主義化，是一定有很大幫助的。

在法西斯國家裏，人民不僅不能參與政權，而且常常受着壓迫。至於屠殺和圍剿。但是人民也並未因此而屈服。他們仍然在英勇而又堅苦的奮鬥擊國內外反動派而鬥爭着。在中國，政府依靠美國幫助攻下張垣之後，立即發令召開國大，逼迫中共和民盟自來投降，但中共並未屈服，民盟也未上當，他們仍分別強硬的在進行着武裝的或非武裝的鬥爭。在菲律賓，中部地區有民抗軍的武裝鬥爭繼續着。在希臘，北部地區又有五千人人民聯名宣誓要求哈里斯辭職。在希臘，希共領導下的解放軍已把政府軍打得落花流水，而不得不在於英國，最後，甚至法西斯統治最久的葡萄牙亦曾一度發生叛變，幾乎把現政府推翻。

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那里的人民不僅受着國內反動派的壓迫，而且還直接受着國外帝國主義的壓迫，他們爲了擺脫這種壓迫，他們也不息的鬥爭着。在印度，有鬥大與印聯兩大黨言

結和好的傳說，假如這一傳說屬實，對於英帝國以埃埃民族感情來維持統治的殖民地政策，無疑是一個嚴重打擊，雖然這兩黨曾帶有妥協色彩。此外，又有阿拉伯各國對英美帝國主義政策的抗議，非洲人民要求自治，編向十萬人的反英遊行示威，印地安人要求獨立而爆發的武裝鬥爭的堅持等等。總之，今天的殖民地半殖民地都紛紛覺醒了，古老的殖民地政策已行不通了。

在英美的軍事佔領區，人民的力量也迅速在壯大着。在露民主而鬥爭着。在日本，日共已日趨壯大，而日本的農業工人則又一致要求推翻反動的吉田內閣。在德國英美佔領區，人民更展開了抗議美國寬容德國罪犯的普遍遊行示威，並不管美國憲法再犯赫特提提起來。在越南，人民爲了反對美國的黑暗統治更直接爆發了戰爭，實行武裝自衛。

在英美帝國主義者的自己國家裏，人民也是有着組織有計劃的爲爭取參預政權而鬥爭着，目前表現得最明顯的就美國今年的議員選舉，據有選舉決定權的三十三次民主團體已宣佈：他們正計劃組織全國五十萬前內閣工作人員，在選舉時，使民主共和兩黨民主人士採取聯合行動，並支持他們競選。假如他們的計劃成功，那組織新戰爭的首腦就要去大半邊，那和平更加有保證了。英國的競選雖已過去，但英美的成信却不斷在英人空中增長着。最近幾個月來他們已陸續獲得三三大職工會領導。這種情勢發展下去，英美一定會影響到國際政局的。

當然，英美鬥爭也並不一定一下就能獲得勝利。但畢竟不一定就會獲得勝利，而鬥爭却仍繼續，那也是足以拉住好戰份子之手，使他們難於挑起戰爭。爲爭取政權而鬥爭，這是阻止戰爭以至消滅戰爭的最好鬥爭方式。

十月十四日

別重要的是，它們應當適應各地繁榮的日漸利益與具體要求，爲保障這些利益與滿足這些要求而分別展開有力奮鬥與積極工作。例如工人團體應將經濟失業、組織工會、改善生活條件與工成衛生、修改勞工法、改善強工女工待遇、工廠勞動保險、等要求列爲工作綱領，並且應及時把各種有組織的臨時事件或偶發事件，當工人階級除害戰利，奠定解放基礎。又如學生團體應將取消失業、改善學生生活、改進學校教育、健全訓練經濟失業、改善學生生活等列入工作綱領。一切有關學生的臨時事件與問題亦應隨時給予適當解決，以豐富學生運動的內容，使學生運動的線條不斷厚利。諸如此類的日常利益與具體要求絕不帶妨礙和平民主力度的統一與集中，正相反，它們的不斷提出與合理解決，只有增強整個和平民主運動，使成爲推動民族進步的滾滾洪流，因爲和平民主並非離開人民现实生活空空的抽象事物，而是人民生活利益最生動最集中的反映。

然而，並非說，人民團體的個別利益的總和就足以概括全部的和平民主運動；唯有使各團體的利害與要求經濟從屬於全國和平民主運動，才不致使此等利害要求落空，因爲除非和平民主在全國範圍內實現，任何個別的困難都絕對無法求得解決，一切進步戰線也將無所附麗。特殊利害與一般利益的有機關係，是必須在統一運動中確定起來的。

和平民主統一戰線和過去出現在法比等國的「人民陣線」(Le front de peuple)是有分別的，主要是在於它的構成分子不是政黨與政團，而是人民及其團體，到現在爲止，有黨籍的人民佔全國人口百分之三不到，絕大多數無黨籍的人民除附從分子而外，是可以組織成和平民主統一戰線中，爲和平民主而服務的。然而並非說拒絕有黨籍者參加就一戰線，他們是可以個人資格而不以黨籍身份參加運動。統一戰線對於任何黨派及其黨員都不歧視，只要他們是擁護和平與民主；同時，它也保留對外對內的批評權利，它本身就是建立和平民主原則上的。



中國政治之路 (二十九續)

十二 和平建國階段的危機

(一) 問題的爭點

這三個問題的爭執點在甚麼地方呢？

首先我們把問題點提出來，政治問題中的爭執點：第一、是政府決議中對「黨外黨內選舉」問題，一方面要推銷選舉原則，而另一方面却一定要堅持選舉原則。這是持重的一點。第二、是國民大會代表問題，政府決議中規定國民大會代表為二千〇五十名；而國民黨政會全體會員却要求增加為國民大會代表，政府已經答應增加一百五十名，最近立法委員和監察委員又要求增加為國民大會代表，政府又已答應。總算起來，增加三百五十名，共二千四百名。但中國人民和各民主黨派是絕對不答應的。第三、是政務會議以後的今天，到底是調政時期呢？還是憲政時期？中國的民主黨派及中國人民說：今天既不是憲政時期，也不是調政時期，而是從調政到憲政的過渡時期。因此國民黨的「調政時期約法」應以政府決議的「和平建國綱領」來代替。但是另一方面却堅持「調政時期約法」有條。調政時期約法，也有人民自由的规定，如果這些東西有效，人民是歡迎的，實行的，可是這些不是這樣，約法中好的東西，絕對無效。他們所學的主要是在調政時期約法中規定：以國民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為最高權力機關。只以國民黨來執行國家的最高權力，這根本是一黨專政。那裏還提：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則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代行職權。那還是一黨專政。我們還要知道：國民黨大會中選出：國民政府行政院長由主席任命，副主席負責，主席對中執委負責，

蔣初民講述 司馬星筆記

中執委又對蔣負責，中執會委員蔣負責。蔣從蔣經國、蔣經國受最嚴厲的處罰。蔣了這多講，結果蔣弄個人獨裁。我們說蔣是成功了，主要是因為它取消了個人獨裁。蔣專政，如果說蔣專政無效，調政時期約法依然有效，那蔣不是弄開了嗎？第四、是政府改組問題，根據社務局總長的聲明和蔣科三國外長的公告，政府改組應包括一切政府機構，蔣政府，連地方政府在內，使各黨派能廣泛參加，具有真正的代表權，然而現在政府却只讓蔣政府改組，不讓行政院，更不讓地方政府，這也是一個爭點。

在軍事問題方面，主要是停戰問題，在十一月十日公布的停戰命令中，規定全國「一切戰鬥行動立即停止」。可是至今快一年，關外湖內各地的軍事衝突一直沒有停止，或者時停時打，此停彼打，而有些地方（例如廣東）抗戰有功部隊，甚至全部不被承認，有「助匪」的罪名下被進攻，尤其是最近，內戰已全面爆發，只打不讓了。其次停戰命令中，雖然規定政府可自由派軍進駐東北，但每次必須向北方軍調部報告，但是直至今天，政府的調兵進駐，從未向北平軍調部作過一次報告。第三、還在東北地區民黨部隊，本來規定五個軍，可是現在已超過五個軍的數目不知若干了，而却還計劃着派軍隊去，已編去的都將運去的都是完備部隊。運去做甚麼呢？很顯然，目的不在於修補衝突，而在於擴大內戰。第五、政務會議問題，蔣經國等擬定，政府應限期解除武裝，或解散，或遣送回國，可是事實是：政府未解除武裝的因沒有解除，而蔣已解除了武裝的亦且重新派兵進駐，結果呢，換一個軍隊，便統統完備國軍了，現在蔣經國成爲海軍中的主要角色。第六、恢復交通問題，恢復交通是包括本路部隊鐵路公路郵政一切檢查，平津鐵路恢復交通的工事楊慶和對蔣在內的，現在有的鐵路雖有修復，但通車一直沒有，解放區的人更不可能到我們中國來，張家口運糧到北平的，和蘇北運糧到上海的人都還運糧。蔣經國事，不僅未拆，反而在修築新線。蔣經國更不相識。再：關於整軍委員會

蔣經國負責，中執會委員蔣負責。蔣從蔣經國、蔣經國受最嚴厲的處罰。蔣了這多講，結果蔣弄個人獨裁。我們說蔣是成功了，主要是因為它取消了個人獨裁。蔣專政，如果說蔣專政無效，調政時期約法依然有效，那蔣不是弄開了嗎？第四、是政府改組問題，根據社務局總長的聲明和蔣科三國外長的公告，政府改組應包括一切政府機構，蔣政府，連地方政府在內，使各黨派能廣泛參加，具有真正的代表權，然而現在政府却只讓蔣政府改組，不讓行政院，更不讓地方政府，這也是一個爭點。

問題，整編統制方案內規定：一年內整編爲五十師，一年內整編爲五十師，但當務之急是將現有的...

關於門爭，從三個方面說：第一，從政治的危險已變得...

第二，經濟危機：軍事和政治的危險已變得...

一、關於東北問題：首先，過去主張不承認其合法...

第一，軍事上：假如能穩定不能實現，那...

第二，經濟危機：軍事和政治的危險已變得...

好得東北人民於敵人投降後仍受着滿洲國偽政...

治問題更無從解決，政府應與各黨派提出開府...

第三，經濟危機：軍事和政治的危險已變得...

三、外交與內政問題：有人以爲東北問題只是外...

況下，中共目前無從提出開府之可能。中...

原則問題：這是民主與獨裁的問題。再則在今天...

這就就是兩條路線鬥爭的具體表現，這兩條

才圖這樣做。因此，在這些前政府收編之議到

（特刊）

向書本學習

——學習—— 第六

劉文茵

「現在向著每個人都說：請要好好書本吧，它將使你的生活充滿變化，它將更愛地幫助你了解感情、思想、事業的各方面的和複雜的混合。它將使你了解別人和你自己，它將帶著對於世界和人類的愛的感情，給予智慧和心靈以羽翼。」

——摘自高爾基：「我怎樣學習的」——

去。因此，我們學習，特別是學習革命理論，就不能像一些宗教信徒的盲信教條那樣，生吞活剝地死記硬背。從前有一個秀才，因書五經而做官。他的說教之一向人徵求，求他寫一張借據，他寫都寫了，於是詩云：「日地一大套，這並非憑空虛構的說話，而是確有事實的事實。這一件事實說明：只是死記硬背，結果就會使我們成爲一個極容易引導的愚昧無知，在改革現實的事業上絲毫不能發生作用的人。」（盡信書，不如無書。）

資本上的某些原則結論之所以不能完全適用於現實，這原因爲：一切都決定於時間空間與條件，在當時當地具體條件下是正確的道理，在此時此地具體條件下便變爲不完全正確或完全錯誤。這正如三歲小孩的重裝不適於二十歲的青年穿著一樣，是與自然的的事。凡是科學的理論，都是不斷地在發展着的，因時間空間和條件的變更，不斷地以新的經驗和新的結論來豐富自己。所以我們學習，特別是學習革命理論，就必須一反舊教條的學習方法，採取既積極又謹慎的學習方法，這就是說：不要死對教條，而要將教條放在條文內部的精神加以融會貫通和心領神會，這也就是高爾基在「察到正本書」中所說的「歸其意不歸其辭。」

要學習革命理論的基本精神，在學習的過程中，我們除了要了解其文意之外，我們還要就這文意來反觀研究，研究它：作者爲什麼要這樣主張？照理主張會有甚麼結果？假如有那話，作者的心裏主張是甚麼？照理對的主張實行又有甚麼結果？自己可以設想，除了這互相對立的主張之外，能不能有中間的第三種主張？結果又可能怎樣？……這樣一層一層的研究，一個人一個人研究，我們就可以實現：同是一個人，或同是一類人，其所站的立場，其所持的觀點與其所用的方法，前後或彼此亦有深淺的不同，最爲基本的差異。而這立場觀點點方法，如果是革命的那就是我們所贊成的基本精神，運用這種基本精神來分析觀察現實中的實際問題，找出它的內涵和要義規律，定出行動的方針策略，那就是我們學習的唯一的目的。這種目的，決不是只會背誦字句的教條主義的。

但是，如果僅僅從提高文化水平，如學習語文，吸取各種成規來說，在學會它們之前，我們又不可不應該認識。比方說吧，外國語文、化學的各種原素，那是根本沒有道理好學的，如不求助於記憶，那我們就可能常常遇到它們而苦惱。所以我們並不能因爲反對理論學習的死背字句，而一概抹煞記憶在學習中的作用，相反的，就在理論學習中，我們亦應相當的重視記憶。問題是：我們不能止於記憶，而必須同時領會理論的基本精神。

我們領會了革命理論的基本精神，在學習上已經奠定了德國的基礎，那時候，我們就可以真正做到「照舊有益」。翻開的書本一翻，如果是在與自己同一的革新現實的立場上來寫的，雖然「有益」，就是站在與自己完全相反的立場寫論，也是「有益」，原因是：它可使我們知道敵對書本

近年來，在學習上，大家都強調要到羣衆中去，向人民學習。這話聽起來，似乎很有道理，但我們不能不說，我們完全拋開書本，對於一個初學者或一個只從實踐中得有初步的感性的知識的人，文化水平與論水平都還很低的，向書本學習，始終還是一件非常必要的舉動。因爲提高文化水平，接受別人經驗，都與我們向書本學習的。

不過，我們必須牢記古人一句話：「學以致用」。我們學習，是爲了應用，爲了把學習得來的東西運用到羣衆實踐，運用到反對封建的革命的鬥爭中。

近年來，在學習上，大家都強調要到羣衆中去，向人民學習。這話聽起來，似乎很有道理，但我們不能不說，我們完全拋開書本，對於一個初學者或一個只從實踐中得有初步的感性的知識的人，文化水平與論水平都還很低的，向書本學習，始終還是一件非常必要的舉動。因爲提高文化水平，接受別人經驗，都與我們向書本學習的。

不過，我們必須牢記古人一句話：「學以致用」。我們學習，是爲了應用，爲了把學習得來的東西運用到羣衆實踐，運用到反對封建的革命的鬥爭中。

近年來，在學習上，大家都強調要到羣衆中去，向人民學習。這話聽起來，似乎很有道理，但我們不能不說，我們完全拋開書本，對於一個初學者或一個只從實踐中得有初步的感性的知識的人，文化水平與論水平都還很低的，向書本學習，始終還是一件非常必要的舉動。因爲提高文化水平，接受別人經驗，都與我們向書本學習的。

不過，我們必須牢記古人一句話：「學以致用」。我們學習，是爲了應用，爲了把學習得來的東西運用到羣衆實踐，運用到反對封建的革命的鬥爭中。

近年來，在學習上，大家都強調要到羣衆中去，向人民學習。這話聽起來，似乎很有道理，但我們不能不說，我們完全拋開書本，對於一個初學者或一個只從實踐中得有初步的感性的知識的人，文化水平與論水平都還很低的，向書本學習，始終還是一件非常必要的舉動。因爲提高文化水平，接受別人經驗，都與我們向書本學習的。

不過，我們必須牢記古人一句話：「學以致用」。我們學習，是爲了應用，爲了把學習得來的東西運用到羣衆實踐，運用到反對封建的革命的鬥爭中。

近年來，在學習上，大家都強調要到羣衆中去，向人民學習。這話聽起來，似乎很有道理，但我們不能不說，我們完全拋開書本，對於一個初學者或一個只從實踐中得有初步的感性的知識的人，文化水平與論水平都還很低的，向書本學習，始終還是一件非常必要的舉動。因爲提高文化水平，接受別人經驗，都與我們向書本學習的。

不過，我們必須牢記古人一句話：「學以致用」。我們學習，是爲了應用，爲了把學習得來的東西運用到羣衆實踐，運用到反對封建的革命的鬥爭中。

近年來，在學習上，大家都強調要到羣衆中去，向人民學習。這話聽起來，似乎很有道理，但我們不能不說，我們完全拋開書本，對於一個初學者或一個只從實踐中得有初步的感性的知識的人，文化水平與論水平都還很低的，向書本學習，始終還是一件非常必要的舉動。因爲提高文化水平，接受別人經驗，都與我們向書本學習的。

不過，我們必須牢記古人一句話：「學以致用」。我們學習，是爲了應用，爲了把學習得來的東西運用到羣衆實踐，運用到反對封建的革命的鬥爭中。

近年來，在學習上，大家都強調要到羣衆中去，向人民學習。這話聽起來，似乎很有道理，但我們不能不說，我們完全拋開書本，對於一個初學者或一個只從實踐中得有初步的感性的知識的人，文化水平與論水平都還很低的，向書本學習，始終還是一件非常必要的舉動。因爲提高文化水平，接受別人經驗，都與我們向書本學習的。



山村雜記

綠 芷

剛過了上元節，幾天雨雨太陽，頓時便使人覺得熱烘烘的，棉袍子是委實有些穿不住了。

同樣穿來，當然只是或個人底感覺；因為在貧窮苦的，把一件棉袍穿得乾明乾亮，變成硬硬匠匠刀布的地方，根本穿棉袍子的人就不多（那些神農和他們底冤家當然除外）。不過，清勝利後的第一個春天，畢竟是來到了荒蕪的山村里了：「地氣」是回轉了，只要一有太陽，那些在「土」里幹活路的庄稼人，往往都熱得脫去那一兩件支持了一冬的單衣和夾衫；而在那條石板路上，間或也有幾塊煤炭的，坐在榻榻上休息，打起「來光洞洞」捉虱子了。

在驢野里，用一句俗兒老百姓底形容的話來說，「寒單子」已經「揭」開了。先是紫微微的湖草開了，然後真金黃色的菜花泛佈在四野上，接着便是白的紅的武裝的豌豆花了。此外，桃菲依舊像往年那樣地紅腫，紫色依舊青青，斑斑照樣地在林木里開始了歌唱，……一切都和去年差不多，因為入冬以來便缺少雨水，那些個農和自耕農的心照樣在他們小春——蒔蔥、麥子的收成上；因為物價的升漲，鹽巴和土布照樣是那些運場人「散氣

」的時候所擺談的話題。所不同的只是，去年人們所擔心的是所謂「急一抽」了，而今年則是：也許有些母親和妻子正倚在門上，盼望他們那些用去打國仗的兒子或丈夫的「歸來」了。

就在這種虛妄的時感之中，也便演出無數的人間悲劇。其中之一便演出在離我們不遠的一個父女相依為命的家裏：那家主人焦大爺——一個佃農而又兼担煤炭過活的——前年秋天害了一場「瘟」，死去活來地不用盡了手邊一點點可憐

的積蓄，而且還向鄰長借了三斗黃谷的債。那女兒叫做焦玉民，是一個「稍具姿色」的十六七歲的小姑娘，她的未婚夫四年前趕場被隊伍拉了去，已經三年多沒有音訊了。到去年秋天，那筆債連本帶利一共是八斗。不巧當時又遭了一「豬瘟」，天乾紅得發得「旱」。收賬的時候，雨水又淋「很」了。因此，這便給了那一個本來是「倍受愛人」而今却又加上了「棄人之危」的保長一個機會。沒辦法，八斗黃谷還不了！在這種高利貸的勒索之下，他們不得不和焦玉民的男家毀了約，再來接受保長二房的聘禮。事有

湊巧，雖然自家打自家人的戰火還沒有停，可是那焦玉民的未婚夫居然從湖北前方回來了。說來也怪，戰爭中的砲火和飢餓，並沒有使這一箇農民兵士瘦弱下去，他依然健壯的活著。而他原始的樸實的山歌

從來進行阻礙和破壞現實的必率。可使我們因而提高警惕，採取對象，不容其達到目的。要是我們還沒有領會革命理論的基本精神，還沒有真立穩固的學習基礎，那末，就不一定是「開卷有益」了，所「開」的「卷」，如果是好的，也許「有益」，壞的呢，就不惟無益，抑且有害了，這種壞書，越能言之成理，越能自圓其說，越寫得「好」，則其欺騙離解的害處就越大。再則，一個文化水平還低的人，雖是好書，也不一定「開卷有益」，舉例來說，「資本論」對於一般的中學生，除了誘惑其學習熱情之外，是不會有好處的，即對一個文化水平頗高的初學政治經濟學的人，也不見得會有很大的幫助。由此可知：向書本學習，應該依據自己的具體情況予以選擇，思想還未堅定，辨別力還不夠強的時候，應該警惕自己，不要接近那些販賣毒藥的讀物，我們打算研究某一專門學問的初期，也要山淺入深，不可好高騖遠。只有這樣，我們才有可能進入「開卷有益」的時期。其實，一個對「開卷有益」具有足夠資格的人，如果企圖在學問上有所成就，也是應該選擇讀物的，他們的時間精力有限，見書讀得，無論怎樣，也

無數次地喚回了焦玉民早年的情
。可是已經遲了，八斗黃谷雖然
能夠勉強地償清，但那三房聘禮中
的一個藍布鞋還被鞋子偷去了。這
樣，那父親便只好讓女兒做一個煙
鬼的二房的命運，雖然那女兒成天
地憂鬱着。

花曉來接新姑媳的時候，是一
個晴朗的中午。那時我正在恬靜地
散着步。走到焦大爺門前，我便聽
到焦玉民哭着，說好說歹也不肯上
轎，那父親也鼻涕一把，眼淚一把
向一件新藍布長衫上揩，問或也呢
喃着對女兒說：「公妹！去吧，這
是命！」新姑媳却不帶氣地吼着，
哭着，「妹子命不命地，莫非說就
該我們窮人背時！」雖然新姑媳這
樣一激，但那新姑媳卻不往來人前呼後
擁地，終於她被牽到轎子裏，於是
那門帘一拉，那女孩子便和春天的
幸福的眼光隔絕，而漸漸地起來了
。散步回去的時候，我的心緒再不
是寧靜的了。我想起那八年來完
納納稅支持抗戰的孤苦貧農，我也
想起了那個在前方流血流汗却享受
不到勝利果實的農民。那時，油
季花的香味和香氣散佈在我周圍
，蜜蜂好像無數金色小船，刺刺
在溫暖的空氣裏，太陽在頭頂上
笑，初春的微風吹動一般地拂在我

的臉上，……眼前的美景，和剛才
那悲劇暫時使我想起了華茲華斯
早春一詩中的一節來：
「自然會把在人類心靈府中
流轉的靈魂聯結於她美麗的作
品，
可是我的心靈傷着，當我想到
人已經把人變成了什麼樣的人
！」
這當然只是無數悲劇中的一個

不可否認的，就是焦玉民和
焦玉民未婚夫那樣的千千萬萬的小
人物使我覺得阿Q式的權利，也就
是他們使那些保長、鄉長、以及一
些高高在上的大人物裝得肥滿腸肥
，吃得肥頭大耳的，而他們自己不
祇一無所得，而且甚至於在貧頭上
被剝乾了油水。

去年放火炮以後，曾經有所謂
田賦免稅的一道明令，可是這里的
鄉下人沒有一條相信的。在茶館里
談到這件事，那些人都會把嘴一歪
，頭一搖，然後滿自信說：「空事
，那個相信啊！還是照樣給他預備
起！」這兒的租額一般都是三七租
，或者好一點的租額四六租，但
官倉上七田最好的收成也不過六七
成，再加上給保甲人員辦公用的
吞，以及保國民學校的學谷……

因此一個個農終年胼手胝足，口闊
黃土背朝天，一年所得也不過百分
之十至二十而已。抗戰期間如此，
勝利以後，用這兒的話來說，也一
沒味來頭！」
眨眨眼清明已經過了，如此杏
花正開得雪白，這些日子便
是桐子花，以及山茶花和梔子花的
季節，一直到七里香開過，大約便
是所謂「開到茶蘼花第一的初夏
了。在這一段時間里，經過谷雨到
立夏，再到小滿……這些幾天吃
飯的人們，不祇要和青黃不接時期
的飢餓掙扎，還將一直愁着雨水的
問題，一直到農諺所說的一處暑不
回頭，「割下嫩老牛」的時期所止。
重泉，動輒，血，血淚，和肌就
在這靜靜的山村里，將永遠交織成
一副慘慘的圖畫！

寫到這里，我的心，我的呼吸
，像不住和這方那一個聲音了「民
主——」一起呼喚，我的手背，也禁
不住向這方招果！……
，不，是時候了，中國的鄉村
——一個個痛苦的深淵該該
——滾起來了，因此，它需要從四面八
方灌注無數條新鮮的水流，好把那
腐爛的泥濘，而把被壓得深沉的底
層翻到上面來！……
一九四六年，三月 草稿子

不如計劃地學習那樣能夠得到較有
系統的智識。

然而，要在學問上有所成就，
最重要的一點還是堅持。人們常
感到學習書本重要的時候，慣於以
熾烈的熱情投向書本，企圖一下子
就讀盡一切世界名著，汲盡一切文
化成果，可是過了一些時候，或環
境發生了變化的時候，熱情灰冷了
，也就不接近書本了。這樣一暴十
寒，或作或輟，要學習成就是不可
能的。應該這樣：無論在任何條件
之下，我們每天都應把學習看作比
吃飯還要重要而有定時的堅持下去
。但堅持，卻不能把它當作一種被
迫的不得不行的工作來應付，我
們應該在每一次的學習中都以忘我
的精神來博學，「為學之道無他，
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說的一故
心——就是全神貫注的忘我，只有忘
我，才能在每一次的學習中有所獲
益，才能逐漸提高我們的學習情緒
，才能有興趣去進行下一次的學習
，才能把下一次的學習看成是愛人
的約會，而不是定期的苦刑。

本則一哲學講義一因
來稿太遲，不及編入，暫
停一期，謹此向作者致
歉。

編者

……

……

……

……

……